

茉莉花开

晓月 / 著

每种花也许都是某个人的另一种呈现，
就像茉莉和褐褐，微小、纯净，也倔强……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

茉莉花开

晓月/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茉莉花开 / 晓月著. — 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5395-6240-7

I. ①茉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7649 号

Moli Hua Kai

茉莉花开

作者: 晓 月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//www.fjcp.com e-mail: fcph@fjcp.com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

地址: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园区红江路 C 区 17 幢

开本: 635 毫米 × 890 毫米 1/16

字数: 120 千字

印张: 14.5 插页: 2

版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6240-7

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591-83051792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无法选择

爸妈开战	/ 3 /
改了名字	/ 8 /
家的样子	/ 16 /
记取什么	/ 21 /

第二章 与生俱来

选举理由	/ 29 /
笑也算优点	/ 33 /
快乐歌声	/ 38 /

第三章 初露锋芒

呵呵褐褐	/ 45 /
左右事件	/ 50 /
一直准备着	/ 55 /

第四章 别离滋味

不再是一家	/ 63 /
煮鸡蛋	/ 69 /
姐姐的小毛毯	/ 76 /
远投肉包	/ 83 /

第五章 四时行焉

桑叶友情	/ 93 /
演出服装	/ 98 /
蓝楹花醒了	/ 104 /
鹅卵石飞了	/ 110 /

第六章 接踵而来

撒一次谎	/ 121 /
发仔生病了	/ 128 /
比赛失利	/ 133 /
非言语信息障碍	/ 138 /

第七章 人小鬼大

新的来了	/ 147 /
喝点儿墨水	/ 154 /
让我妈和你爸结婚	/ 160 /
有暗语的小大人	/ 165 /

第八章 来来去去

空白提纲	/ 173 /
发仔被送走了	/ 179 /
姐姐的那个人	/ 190 /

第九章 百物生焉

蜗牛比赛	/ 197 /
玫瑰花瓣二十六片	/ 202 /
电台阿姨来了	/ 207 /
不要新衣服	/ 215 /
墙头上开花的树呢	/ 220 /

第一章 无法选择





爸妈开战

那天，泡桐花开得很美，阳光透过紫色的花间缝隙射下来，晓峰却完全没有了平日的看花心情，她接到了一道指令，类似封口贴。

爸爸下班时，晓峰正趴在一张竹椅子上，小手茫然地抚着竹条，头低低、嘴瘪瘪的。

“晓峰，你在干吗？”爸爸的声音一向沙哑，还略带干涩。孩子没有回答，他暗自思忖：这孩子小兔子般的活泼劲儿哪去了？姐姐晓燕欢快地道了声：“爸爸，下班啦？”爸爸轻轻一抬手搭在姐姐头上，可还没有停留一秒，他“嗯”的回应还没结束，姐姐就一边说着“我去琳琳家玩”，一边出了门。



爸爸专注地看着晓峰。“晓峰，怎么不叫爸爸？怎么了？晓峰，晓峰……”爸爸的眼神里有着隐隐的担忧：生病了？发生什么坏事了？可那天，任由爸爸怎么问她，怎么逗她，晓峰都像落在地上蔫了的泡桐花，软绵绵、干巴巴的。

可那眼睛，那小嘴，似乎又都是欲言又止的。叫一声爸爸，多么简单，可是晓峰的嘴上了锁。不是生爸爸的气，而是妈妈说了，爸爸是坏人，不准跟爸爸说话，不准！不准！知道吗？记住了吗？与之相对应的，是妈妈不容置疑的凶光。

就算晓峰当时没有点头，也是默许了，这是妈妈一贯认定的，没有反对、争辩就相当于同意，就成了诺言。整个过程对着爸爸默默无语，虽然这让晓峰很郁闷，可爸爸一走开，晓峰就发现自己有点儿得意，因为做到了信守“诺言”，像是一个优秀的人。

好像不对，顶多算是一个优秀机器人。

机器人界有三大原则：一听主人的话，二不伤害主人，三不伤害自己。每一原则都是以遵守上一原则为前提的。机器人没有感情，可是晓峰有，因此这是一个剥离感情的指令。

那天夜里，晓峰从梦中惊醒。

“离不离婚？你说，什么时候去办手续？”妈妈尖声吼叫



着，她的眼睛里血丝红红的。

爸爸回答：“大半夜的，明天再说吧！”爸爸沙哑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困意。

“不行，拖了这么久，明天就去！”妈妈厉声坚持。

“好好好，明天去，先睡觉，先睡觉。”爸爸敷衍着，希望妈妈赶紧暂停，偃旗息鼓。

妈妈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，当她脚步声震天响地回到卧室时，一脚盆水从天而降泼湿了整张床，被子湿了，枕头湿了，水还哗啦啦地顺着床沿、床板往下淌，地板也湿漉漉一片。

妈妈厉声吼道：“上次你把我的被子泼湿，今天我还给你。不马上离婚，谁都别想睡觉！”

姐姐晓燕和晓峰惊恐地互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哇哇大哭起来。

“爸爸、妈妈别吵架了，你们别离婚呀！”十一岁的姐姐泣不成声地乞求道。晓峰立刻跟着抽抽搭搭地央求：“爸爸、妈妈，别离婚呀！别离婚呀！”

突然，姐姐拉住晓峰，扑通两声，姐妹俩一起跪在了地上，一会儿用膝盖“走”到妈妈面前，一会儿又用膝盖“走”到爸爸面前。她们跟随爸、妈不停转向的脸，试图让爸爸、妈妈看



见自己，看看自己的眼睛，可是爸爸、妈妈谁也没瞧她们一眼，仿佛战场上的两头狮子。

姐姐和晓峰不知道父母离婚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只是害怕这翻天覆地的战争。

“不离婚，我就跟你拼了！”她突然猛地冲向爸爸，用力一推，爸爸一个倒退的踉跄，腿一软，头砸在了门把手上。

“流血了，爸爸流血了！妈妈，爸爸流血了！”姐妹俩一齐哭喊。只见鲜血顺着爸爸的后脑勺往下淌，一滴、两滴、三滴……

妈妈这才仿佛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瘫软地坐在床沿，披头散发，目光呆滞。

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姐妹俩担心地凑到爸爸身边。

“我没事，没事，就破了点皮。”爸爸对姐妹俩笑了笑，故作轻松。

耳边传来爸爸的声音，他的手搭在晓峰肩膀上，并用力捏了捏，说：“爸爸没事，就是破点儿皮，就是破点儿皮，像你们平时摔倒膝盖流血一样，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
伤口破在爸爸头上，却吓在晓峰心上。她的心不停抽搐，脑子里恍惚出现了爸爸血流不止的模样，默默泪流成河。

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晓峰也回到床上躺下了，不



过她不敢闭上眼睛，她怕梦醒了，爸爸就不见了。这天夜里，爸爸没有回卧室，晓峰想去卫生间，其实她没有尿，只是想看看爸爸怎么样了。爸爸斜靠在客厅沙发上，闭着眼睛。晓峰坐到爸爸身边拉着他的手，爸爸睁开眼睛挤出一丝微笑，说：“快去睡觉吧。”晓峰只好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去了，过一会儿又轻悄悄地飘出来，一个晚上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趟。

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。

窗外黑乎乎的，离天亮还早着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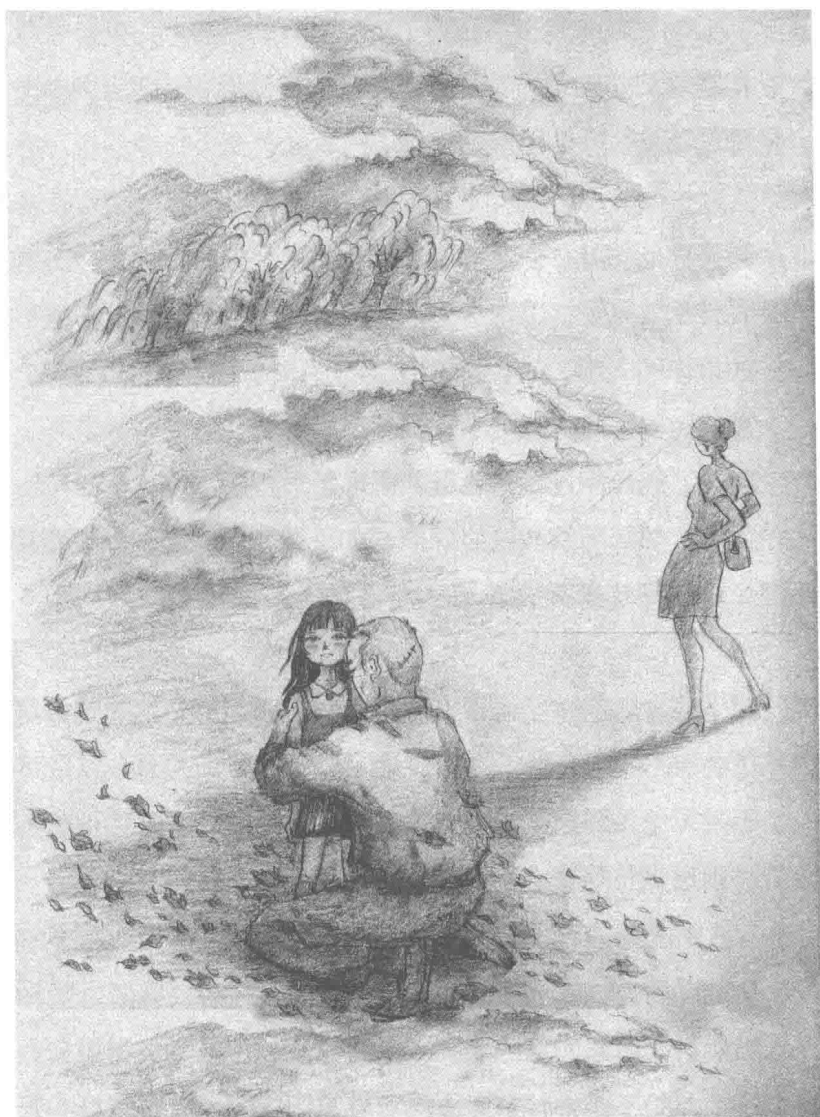


改了名字

妈妈带晓峰离开爸爸家那天，爸爸蹲下来用力地抱了抱她。她清晰地看到爸爸头上的伤疤，伤口有五厘米长，边缘的头发已经被医生剃掉了，露出醒目可怕、结着血块的伤疤线。晓峰的身体很僵硬，她没能像以前那样回应爸爸的拥抱。

爸爸起身放开晓峰，声音哽咽地说了声：“乖乖，经常回家来。”爸爸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淌，他转过脸去，不想被晓峰看到。晓峰看着爸爸，然后缓缓着倒退，却被妈妈一把拽住，妈妈把她的脸转向路的前方，轻吼道：“好好走路！”

晓峰如木头人般转身，把流泪的爸爸留在脑后，眼前浮现出一棵树，树皮被划破了，滴滴答答地淌出树汁。那天是怎么





走到新家的，晓峰完全不记得了。

但晓峰清楚地记得，那天她没有流一滴眼泪，这让她有一丝隐隐的不安。

如果你问树叶，它喜欢在秋天落地，还是在春天飘飞，它们会说什么？

如果你问太阳，为什么有时出现，有时躲藏，它有答案吗？

爸爸、妈妈是在晓峰十岁那年离婚的。

之前，妈妈问过晓峰，爸、妈离婚后她想跟谁。

之前，邻居阿姨教过姐妹俩，如果爸、妈问起，就说谁都不跟，爸、妈就离不了婚。

对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，跟爸爸还是跟妈妈，这道选择题很难做。

不过无论孩子选了谁，大人都不会认真听的，就像他们不会听“别离婚”的请求。

从此以后，晓峰和姐姐不住在一起了。

虽然新、旧家的直线距离不过八百米，但是她觉得旧家很远很远了。她不想去，甚至不愿意看见旧家阳台上爸爸精心栽



种的盆景，她总是有意绕着走。她怕见到那个地方，见到爸爸，仿佛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，大大的、很理亏的错误。她常常幻想，自己能有个变身的本领，只要远远看见爸爸家就开始自动变身，她最想变成《千与千寻》里的无脸男，是会吐舌头的无脸男，可是没有脸，哪有舌头？如果还可以的话，那就变成喝了魔药水的小小爱丽丝，那样一来谁都很发现她……

带着这些记忆镜头，晓峰坐在教室里。

新学期，人长高了或者变黑了都正常，有人换了新名字也很正常。

不过晓峰讨厌这个新名字，开学前妈妈一脸轻松地告诉她：“从今往后，你叫张小梅了。”

“啊，为什么？”晓峰惊愕之余，更多的是愤怒，可是她很快就收住了表情，平静下来，她知道这又是无法改变的，就像爸、妈离婚，很多未知的变化还在等着她呢。

“什么为什么？你是我生的，我想给你取什么名字就什么名字。户口簿已经改好了。”妈妈一副不容置疑的神色，把晓峰原本涌到口边的抗争硬是噎了回去。

这么突然地，就被告知了一个新名字，户口簿也改了，显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，这加剧了晓峰对新名字的不满。她



暗下决心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改掉这个臭名字、烂名字、土名字、渣名字、歪名字、恶名字……

离异家庭的孩子一定都不会喜欢这样，像牲口一样由于父母的合合分分，被贴上不同的姓氏标签，以纪念他们曾经在一起的选择，还有显示他们对彼此的不满、怨恨的作用。《我的妈妈是精灵》里陈淼淼就没有改名字，陈淼淼的爸、妈离婚后她是跟着爸爸当然不用改名字，妈妈是精灵嘛！唉，不一样！这么说来，爸、妈离婚后，跟爸爸比较好，名字不用变。

如果非要取个新名字，晓峰完全可以自己取，连姓都不要，这样不论爸、妈离婚几次，结婚几次，都与她的名字无关，她还是她自己。

晓峰陷入了对新名字的遐想，比如月亮、星星、树叶之类的，或者绿绿、蓝蓝、褐褐。嗯，褐褐不错，还与呵呵谐音，也从来没有听人用过这个名字。“褐褐，呵呵。”她叫着自己，从此就不管什么晓峰、小梅的了。

面对一群老同学，拥有了新名字的晓峰，哦，不，是小梅，惴惴不安。

晓峰、小梅，或者晓山、小兰，都可以给人当名字。

幸好，爸、妈离婚是在假期。同学们不用在昨天叫她晓峰，